

新年刚过,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万圣书园买书,笔者问家长会选择什么样的书给孩子读,这位家长非常肯定地说:“当然是经典。”在绝大多数购买童书的家长看来,“经典”是一种毋庸置疑的选择。同时,“经典”的含义也相当清晰,常常指古代典籍、四大名著、“三百千”、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近年来,很多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或获得重要文学奖项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也开始了“经典化”进程。而这一经典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对市场份额的极大占有。

长盛不衰的《草房子》

曹文轩的《草房子》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当之无愧成为“常销书”,据统计,2011年,《草房子》又卖出了75万册。作者在创作时葆有的明确的“诗性”美学观,对命运的独特感触的抒发,对人性的深刻地刻画,使得这部作品在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文学奖大奖、台湾“好书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海内外重要奖项的同时,印刷次数(含繁体字版和所有外文版)达到了120次左右,仅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印刷了90余次,每次印刷少则万册,多则5万余册,《草房子》的销量迄今大致已经超过了200万册。

这样的例子并不止一例。像张之路、秦文君、沈石溪、郑渊洁、孙幼军、周锐、常新港、黄蓓佳、葛冰、汤素兰、牧铃、黑鹤等,作品也在不断的重印当中。这些作家既是儿童文学领域的严肃创作者,也是童书市场的人气非常高的作家。

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儿童文学作家冰波的早期作品《毒蜘蛛之死》最近由郭敬明重新包装上市,其他小说正在陆续出版中。作家安武林认为:“郭敬明做冰波的书,是对儿童文学的一个贡献,以郭敬明之感召力,此书肯定会卖。”这说明出版商越来越倾向于出版品质较高的童书,而不再仅仅青睐那些速食式的儿童文学作品。

2012年,国内几家少儿出版社都有重新出版经典童书的计划。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计划出版《劳拉的星星》(13册)与《格林格伦作品全集》(14册)。接力出版社计划推出三套图书:“巴巴爸爸新故事”系列、“疾速天使”系列、“窈窕男日记”系列。其中“巴巴爸爸”是畅销了40多年的经典童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计划推出“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第一辑包括国际安徒生奖、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英国水磨石童书奖、北爱尔兰年度最佳小说的获奖作品;第二辑有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奖、美国学校图书馆年度好书奖、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儿童文学奖等获奖作品。



在儿童文学作家里,王巨成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他可以任劳任怨地把作品改五六次。二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创作放在校园里,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王巨成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說(“震动校园小说系列”),包括《震动》《震动Ⅱ》《流浪的暑假》《笑容在阳光里》《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深受读者的喜爱,五本书的印量已突破45万册。

汪玥含:写了这么多年,作为“60后”,您自己感觉和其他年龄段的作者有些什么不同?

王巨成:上世纪60年代是个饥饿的年代,许多人靠吃草、吃树叶维持生命,那种每一天每一天腹中空空的感觉是锥心刺骨的,也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的。饥饿,让我懂得了珍惜,也“培养”了我喜静的性格,并与书结了缘。

当我能读书的时候,看的是“小人书”。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就来自它们。在小学四年级,我已经囫圇吞枣地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这些古典名著,到上中学,我又读了《红岩》《红日》《金光大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书。

做了代课老师后,我有了微薄的工资收入,那些工资,我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我所在的学校订阅了一份《新华日

■视点

《草房子》现象: 冲出“市场化”包围的儿童文学

□荣智慧

而国内原创童书也将再次迎来一个春天,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将出版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系列,接力出版社与作家金波联手推出《中国传统童谣书系》,书中的童谣以童趣歌、逗趣歌、顶针歌等十大项进行分类,生活情趣十足。

教育观念的转变与经典阅读的增长

儿童图书出版经典化与市场化的携手共进,是有一定的内在原因的。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认为,大的社会环境是最为重要的。从政府和体制的角度来看,公共图书资源配置特别是儿童图书的资源配置,已经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社区内的儿童图书共享已经具备一定条件,而且公共儿童图书的资源多半以经典作品为主,这也就为儿童阅读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再如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农村书屋”工程、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等,既扩大了农村市场,也对童书经典阅读比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素质教育引发的教育观念的转变效应正在显现出来。近年来政府加强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为童书的阅读和发展拓展了很大空间。同时政府多数童书评奖也越来越强调出好书,出精品,并给予了童书出版业以较大扶持。从教育制度上来看,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与“新课标”的实施,要求中小學生有一定的课外阅读量,就直接打开了儿童文学进入校园的渠道。近年很多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纷纷走进中小学,广受孩子们的欢迎。教材教辅的大幅度削减,促进了童书的发展。

儿童文学作家、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说,近两年很多出版社都有这样的感觉,图书市场在下滑,好像只有儿童读物一枝独秀,而且增长得很快,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国语文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很多老师在语文教学中特别强调课外阅读,而且给每个学生都规定了一定的阅读量。虽然不会考核,但是起码它有这么一个指标,说明老师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各个学校也有读书奖、阅读奖,推广阅读

活动。据他了解,在江浙一带,建设“书香校园”的活动已经蔚然成风,好多地区宣传部门都把阅读课外读物、作家校园行、进行签售活动当做本地宣传部门为教育未成年人做的一件实事来抓。第二个原因应该是新华书店的利益驱动,新华书店要寻找一种突围,需要有一种新的利润增长点,所以把名家校园行看成是很好的新的营销模式。“另外出版社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出版社是一个经济机构,它要追求利润,能够把自己出版的书籍得最好。这也是促使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手起来做推广的初衷。”沈石溪说,“后来我反省自己,我除了把东西写好之外,还有一种努力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地走进学校,能够增加发行量,能够卖得更好,这几种合力可以使儿童文学求大于供。随着儿童文学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读者的需求面也越来越宽广,这个‘蛋糕’就越做越大。”过去很多专业少儿社以出版教材教辅为支柱,教材教辅被削减之后,少儿社便向整个大市场转向,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少儿出版产业的市场化。特别是改制的出版社,随着市场营销水平提高了,就会主动地去找好书,形成童书出版的良性循环。

对于很多有抱负的少儿出版社来说,在追求市场效益的同时,必须要紧密关注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这样,儿童文学出版的经典化与市场化的密切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有的出版社将原创儿童文学的出版定位在每年的图书大评比选上,每年选择一两作家,出版一两部作品,集中全社资源,精心打磨出原创精品,大力宣传,在一本书上获得效益,通过获得国家大奖,提升出版社影响和图书品牌。这种“精品战略”具有普遍性,很多出版社都采取了这种“以少胜多”的战法。有的出版社,从出版行业职责社会责任出发,将扶持原创儿童文学出版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怀有崇高礼拜的心情,从事神圣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2010年4月,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论坛——”市场化进程中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在这一论坛上,众多儿童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对当下童书的阅读现状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中



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专家朱自强表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儿童文学的确进入了一个应用的时代,而且是一个“自觉”的应用时代,今天儿童文学的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应用价值的实现,当然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具体的形式是亲子共读,体现在幼儿教育、小学语文教育对儿童文学的需求就显现得更为自觉。同时,过去由于各大出版社对于市场的需求、读者的需求把握得不是特别准确,使得很多书都没有到达需要它的读者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出版社加强了对少儿读者需求的调查和营销的策划,让他们能真正了解书的独特价值,从而产生购买冲动。

民间的童书推广力量同样不可小觑。阅读推广人组织的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也是儿童经典阅读增长的重要因素。“好书越卖越好了”,儿童阅读推广人王林向记者举例说,一些原来根本卖不动的书如今已经被更多人认可,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不一样的卡梅拉》,2006年初版时发给书店,全部退货,现在当当网上每天能卖800多套,读者的网络评论已将近2万条,它已经连续30个月位居销售榜首。阅读的取向决定了孩子

的阅读需求,这是经典童书销量增长最本质的原因。而对于阅读意义的引导和普及,与阅读推广人及组织密不可分。像曹文轩,一年要到各个学校去做近200场演讲,梅子涵、金波、王一梅、徐冬梅等每年都要到学校去做活动,他们对阅读推广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近两年的图画书热,与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彭懿身体力行的推广密不可分。在王林看来,中国儿童阅读的社会生态要想全面改善,必须在整体层面上动手手术,组织民间草根的力量,未必不是另外一种通道。

除了政府、学校、民间推广人的努力之外,我们更应该将视野放大,毕竟整个社会思潮也处于一种变化的形势之中。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表示,儿童文学成为近年来的焦点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今天的儿童文学是在充分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包括作品生产、编辑出版、传播推广等等都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我们的主流传媒就只有纸质的图书报刊,现在进入了真正的网络时代,青少年对文化有多种多样的需求。现在社会为儿童文学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文化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

疑是后者。

儿童文学作家需要去发现这样的真实,需要去挖掘这样的真实,并把这样的真实通过艺术的形式传递给孩子。

儿童文学是与孩子最贴近的文学,是引领孩子走向远方、走向未来的文学。儿童文学让孩子更纯真,更纯净。儿童文学是把孩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引向精神的高地,孩子的心智,孩子的性格,孩子的道德品质,都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这时在他们的心灵里播种下什么,那么他们的未来就收获什么。当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作品到达孩子的手上时,这种播种就已经开始了。在优秀的儿童作品里,蕴涵着诸如勇敢、善良、感动、正义、良知、怜悯、敬畏、崇高、非观……它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品行,是整个人生的基石。

儿童文学对于孩子,就像阳光雨露。我希望我能不断地写出这样的儿童文学,要用干净的文字去滋润孩子,去净化孩子,去感动孩子。

汪玥含:您写作的速度是不是很快?现在有不少作家在说到写作速度时,喜欢拿外国作家来举例,说他们如何慢,言外之意只有慢才能写好。

王巨成:所谓快与慢,应该是相对的,而且取决于个人的习惯。契诃夫、莫伯桑、雨果、巴尔扎克等写得够快的了吧?他们可以举世公认的大作家。当然写得慢的也确有许多作家,我们熟知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她写得慢,也写得少,她一生只写了一部《飘》。这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为快而快,为数量而快,为出版而快。

我不知道我写得是快还是慢。在我做老师的时候,我首先希望我是一个好的老师,是孩子们喜欢的老师,写作对于我,是业余的爱好。我常常利用双休日、寒暑假、节日,以及晚上的时间写作,坚持每天写一点。一个人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觉得累个。

现在我成了专业作家,写作就比较有规律了,没有特殊情况,每天都会写大概3000字左右。属于以勤补拙的类型。如果不写作,我会觉得特别的无聊,甚至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可以说,写作对于我成了生理需要。

在这里,我不妨向你透露点我保持写作激情的“小窍门”。我们都知道,写作需要激情,激情能产生好的文字。我的“小窍门”是:写了小说,不妨去写点童话,或者去写散文,或者去写报告文学;写了中学生,不妨去写小学生,写高中生。体裁与题材的变化,使我总处在一种写作的新鲜感里面,所谓创造是快乐的,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

王巨成:执著的校园歌者

□汪玥含

报,报纸有一个副刊,可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上了抄副刊上的那些文章,抄了十多本。我还把我学过的教科书找出来,把那些我所喜欢的文章剪下来,再重新装订。

这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要写作,更没有想到做一个作家。抄那些文章也好,剪教科书也好,就是喜欢读它们,可以读了一遍再读一遍。书,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影响了我,或者说书已经把一颗文学的种子悄悄地埋进了我的心里。

这使我后来写作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而两本杂志,成了我写作的“催化剂”。一本是《少年文艺》,一本是《儿童文学》。那我在县城的汽车站门口地摊上发现的,属于旧杂志,很便宜的。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它们。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儿童文学。两本杂志给了我这样的认识:哦,这就是写给孩子读的文章呀!我也可以写呀。于是,在教学之余,在节假日,我开始偷偷写作了。

我实在不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我一直这样“劳而无功”地写了近10年时间,直到30岁那年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后来,经常有人问我,10年中,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只能说是学生给了我动力。我写的许多文字都来自我的学生,他们每天生动地生活在我的面前,把他们写进我的文字里,使我们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我走近了孩子。

汪玥含:畅销书作家的出现为写作获得巨大名利提供了一种可能。于是,趋之若鹜者大有人在。我从开始做编辑就接触您的作品,我发现您20多年间,不跟风,不追时尚,一直在校园文学的园地里默默耕耘。

王巨成:我是从业余作者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文学从来是需要张扬个性、张扬自我的特殊劳动。说白了,文学就是写自己,写自己心中的文学。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如想要把儿童文学当做自己一生的追求,只有坚守。在坚守中虚心学习,采百家之长,潜心创作;在坚守中,找准自己的文学方向,发现自己的创作优势;在坚守中,拒绝市场诱惑,拒绝名利诱惑,拒绝流行诱惑,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坚守其实是许多作家的“法宝”。就拿国内儿童文学大家来说,沈石溪如果不是长期在动

物小说的园地里孜孜不倦地耕耘,会成为动物小说大王?一个作家的坚守,终究能赢得读者。

汪玥含:您的短篇小说连续多次在《儿童文学》获奖,长篇也受到读者的追捧。您的校园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贴近孩子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成长,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您的写作充满责任感,能打动心灵,我还用过“感天动地”来形容。而且您的校园小说又不局限于校园,有自己的特色。这种成功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吧?

王巨成:我19岁就做老师了,做了26年。如果不是做老师的经历,很难想象我会成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算起来,“70后”、“80后”、“90后”的学生都教过了。时代在发展,也必然给一代一代的学生带来变化,包括他们的穿戴啦,他们的发型啦,他们充满时尚的语言啦,他们的知识面啦,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纯真、善良、美好、感动……

尽管我现在做了专业作家,但与孩子们的接触、交流还在。我家住在中学校园里,周围还有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来来去去,我都喜欢关注那些孩子,有时也会走到他们的中间,听听他们的心声,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时也回答学生关于写作的话题。

一个教师身份的儿童文学作家,注定了他的写作要有责任感。我希望我追求的文字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所谓“小校园,大世界”,真实而多方面地反映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包括他们的困惑、痛苦、希望、欢乐以及成长中的不足、缺陷,既有诗意的、浪漫的表达,又有尖锐的剖析。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为少年儿童成长的一面镜子,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认识成长,为他们的健康茁壮成长助一臂之力。

说到打动心灵,我要强调几句:文学需要感动,人心需要感动的文学来抚慰,来滋养。能被感动的心灵,是丰富的心灵,是善良的心灵。如果心灵日益麻木,日益坚硬,那就更加需要文学来感动了。我的许多文字是因为感动而产生的。

汪玥含:我现在明白了在您的作品里,为什么常常涉及对教育的解读与思

积累和沉淀使得经典书籍更加灿烂地放出光芒,而不是随时流逝而泯灭。

中国儿童文学整体品质呼唤质的提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教育、文化环境的变化,读者阅读水平的提高,非功利性阅读观念逐渐形成。而且,由于政府对素质教育的推广,少年儿童从简单的功能型阅读,从众型阅读逐渐转向知识型阅读、愉悦型阅读、个性化阅读。幼儿启蒙、科普读物、卡通动漫图书、儿童文学、经典名著、儿童哲学等种类繁多,可供选择的图书品种多了,小读者们了解书籍的渠道也更加广泛,因此经典作品也更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

到上世纪90年代,图书市场供给的过剩与读者购买力需求不足同时出现,童书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仅2007年,全国出版少儿读物就达10460种,其中新版6122种,总印数24445万册。如今,全国超过500家出版社参与少儿出版,专业少儿出版社、非专业少儿出版社、民营少儿图书出版机构三足鼎立,形成了少儿图书出版新格局。少儿出版成为市场参与度最高的出版领域之一,形成了真正的买方市场。到这时,消费者的选择成为能够主导市场的力量,而如何引导低龄消费者,也就成了政府、学校、民间人士的首要解决任务。

儿童文学作品出版的经典与市场并进,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并不代表这已经是一个良性的模式。童书出版的大规模移译、版本流变以及选题撞车严重意味着童书市场依然存在大量缺乏新意、缺乏耐心、缺乏恒定审美标准的问题。发展儿童文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组织功能和对于系统有序运行的特殊意义。儿童文学这座大厦是由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共同支撑起来的。从出版的角度看创作,作者是出版者的内容提供者,提供作品;出版者是作者的内容运营商,生产产品;再通过渠道的营销推广,最终从市场消费者——读者那里实现创作、出版与发行的价值,读者从阅读中实现消费的价值。虽然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分属儿童文学生产的不同流程,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分属不同流程的实践主体,但它们之间有着清晰的因果逻辑的线形关系。反之亦然,读者通过购买行为反作用于市场与生产,对出版与创作起引导作用。其实,儿童文学系统的四个环节已经运转颇佳,但真正春天的到来,无疑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直接生产儿童文学的作者、出版者付出巨大的努力。“培养名家大家、创作名品精品、打造畅销常销、呼唤经典永恒”,仍然是当下儿童文学出版最本位的追求。

汪玥含:在您近期的创作中,《震动》《震动Ⅱ》可视为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一版再版,已经发行接近30万册。《震动》第三部也将推出,您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震动》这个系列写作的前前后后吗?

王巨成:《震动》完全是因为感动而产生的一部小说。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我每天收看电视新闻报道,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眼睛——为那些生命奇迹,为那些感天动地的大爱,为那些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我读了一首又一首关于5·12的诗歌。我想,作为一个给儿童文学作家,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打电话给我们省作家协会,询问他们有没有组织作家去灾区的打算,如果有,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我曾为我们扬州木偶剧团编写过一出木偶戏,剧团原准备利用暑假去灾区为孩子无偿巡演。我也跟剧团商量好了,到时候,我与他们一同前往。

可惜,由于当时灾区忙着抗震救灾,两次努力都没有成行。遗憾,让我寻求另外的努力。于是,2009年,我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气呵成。这是我蘸着泪水写的一部小说。写作中,我几乎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它,我只是写啊,写啊,把我的感动诉于激情的文字。那时候,我感觉我不是在写作,而是文字自己跳出来,就像音乐家手指间一个个具有灵性的音符。

等书籍出版上最后一个句号,再回头看时,我意识到了我为什么写这样的文字。用小说来弥补我的遗憾,可以说是最直接的理由。但主要的是,我想通过这部小说,把我的感动传递给读者,让我们一起去认识灾难,懂得如何面对灾难,学会坚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震动》已经不只是关于写地震的小说了,说它是灾难文学也许更确切。

在我们的儿童文学宝库中,应该有关于灾难的文学,而在读者朋友的书单上,除了那些小淘气们假小子们,更应该有关于灾难的文学,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阅读,它们能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验生命,珍惜生命,学会感动,最大限度地释放生命的绚丽。灾难文学是文学中的“钙”。

在这里,我要提一下《震动Ⅲ》。这是根据生活里真实的事件来写的,三易其稿,尽管仍然是以大地震后的泗阳镇为背景,但这次又换了一个视角,它着力写一个天使般女孩的疼痛以及事件对男孩女孩的拷问,从题材来说,可能算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小说有时候需要像一把刀子,《震动Ⅲ》就是将这把刀子交给成长中的男孩与女孩,希望他们用这把刀子好好地保护自己,让长大的路上更干净。